诗词三首

□庞博远

庚子乡村观春

驱散瘟霾巨野苏,神州万里展宏图。
东风化雨描新绿,紫燕携福归旧庐。
玉蕊黄花争放艳,黎民胜日竞扬足。
中华儿女多豪迈,跃马挥鞭驰锦途。

西江月·援助湖北抗疫医疗队凯旋

昨日挥师援鄂,今朝奏凯归乡。满腔热血洒荆襄,生命之花怒放。

速往枪林百战,惜别泪雨千行。英雄武汉谢声扬,永记岐黄榜样。

西江月·春声

柳绿山青草长,冰消雪化溪淙。东君胜意寄深情,万物齐吟高兴。

燕舞莺歌蕾笑,风柔雨细芽萌。子规亮嗓唤农耕,田野鞭音如颂。

英雄归

□边俊杰

桃花朵朵为你开,
柳舞神姿竞芳菲,
千里驰鄂战疫魔,
群山起舞贺君归。

听党召唤披战甲,
白衣天使江城飞,
践行使命救民急,
斩尽毒疫载誉归。

人中骐骥驰千里,
志在高山言不悔,
青春浩气走千山,
雄心壮志张成伟。

天连碧树春滋雨,
地满红花映朝晖,
张亮胸中跃红日,
乐去荆楚胜利归。

四位英雄上金榜,
披肝沥胆显担当,
危难之时显身手,
铁骨铮铮绽花开。

脚踏坚冰你出征,
心系山城一片情,
甘洒热血上战场,
赴汤蹈火要逆行。

秉持初心斗朔风,
一腔热血换春回,
待到春风花烂漫,
胜日同歌高举杯。

彩云追着日头来,
落在山乡百花开,
山美水美清河美,
抗疫英雄你最美。

清清河水迎春晖,
片片绿草目光醉,
山城人民齐注目,
羡慕疆场英雄归。

警车开道迎战士,
壮志凌云立丰碑,
铁骑护航书国志,
英雄凯旋随春归。

敢打硬仗激情湃,
卸下战甲也豪迈,
亲人相见泪依依,
厅堂鲜花朵朵开。

白衣圣洁捧冰心,
万种豪情上笔尖,
英雄精神放光辉,
山乡儿女志更坚。

黄鹤楼上日生辉,
万里江河披霞瑞,
英姿挥别汉江城,
春风得意笑声脆。

古有昭君出塞来,
今有天使向南飞,
山峦叠翠击鼓催,
建功百载比山巍。

巍巍长城显神威,
滔滔黄河战鼓擂,
山城英雄入诗篇,
丹心一寸向春飞。

征袍已溅长江浪,
秀发新起长城辉,
鲜花哈达献给你,
山城笑迎英雄归。

我心中的蒙古马精神

从未离开的故乡

□迟凤君

至今,我离开故乡几十年了!

我的故乡是内蒙古奈曼旗土城子乡奈曼杖子村。23年前我离开奈曼旗,36年前我离开土城子,45年前我离开奈曼杖子村。

我父亲的坟在奈曼杖子村东面的山坡上,我母亲的坟在奈曼旗大沁他拉镇南面的公墓里。无论是在奈曼旗的烈士墓前,还是在北京的烈士纪念碑前,当看到‘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几个庄严的大字时,我就一定会想到哥哥的名字,他是在解放隆化战役中牺牲的。因此,我从小就随父母享受烈属待遇。生产队每年要给父母和我每人360斤粮食,就连每半学期两元钱的小学学费,学校也是免收的。两元钱,那时对于我们家是多么重要。父亲因病躺在炕上不能动已经很长时间了。那时一个强壮的劳力,一年下来也挣不了200元钱,有一年,村里年终决算,一个劳力一天满十分只有1角8分钱。家中的钱都给父亲买了药,几乎到了断柴少米的地步。一日,邻村的供销社卖减价货,村里的大人小孩都热热闹闹的前去购买,我也要去。这时的母亲翻来翻去,找出家中仅有的5角钱,用颤抖着的手交给了我。我真的不知道母亲当时是怎样的心境,长大后,推测起来,那时母亲的心里一定是酸楚而又苦涩的,但是母亲没有流泪,母亲从不在我面前流泪,都是偷着哭。你想想,两元钱,而且一个学年就是四元钱!这对于我的家那是多么大的一个数字。因此我经常对我的孩子们说,要是没有新中国,我肯定是念不成书的。在我人生看似平坦的道路上,不用仔细看也能发现浸染着哥哥的鲜血。

在我十几岁的时候,两个嫂嫂相继去世,父亲也去世了。我们这三个家庭都已经破碎。那一年,我十四岁。在我幼小的感觉里,村子到处是死亡的气息,我被这死亡的气息紧紧地包围着。

我和母亲住在一起,母亲整日地劳作,不到六十岁头发全白了,手指不断地开裂,经常用胶布缠裹着,眼睛一遇风就流泪。我替代不了母亲,我必须早日离开这里。于是我便努力读书。书很少,只有课本,学校上课也断断续续。后来我被推荐到哲盟师范学校。

那是初春的一个早晨,我坐在马车上,看着远处的青山,天边的白云,路旁还没有一点绿意,田野一片苍黄。母亲送行的身影仍在眼前萦绕,她那含泪的目光像两股清流,无声地却十分有力地在我心房上撞击着,母亲那满头白发在早春的风中抖动着,我似乎听见她每根发丝都发出了离愁的萧响。

车老板是我的一个叔伯哥,平时给生产队赶马车。手中有车马,比谁都牛气。这一回是母亲深深地求了他,趁他赶着车去煤矿拉煤把我捎到汽车站。路上,他对我表现得比以往都亲近,他说:‘这回你可要出息了,别忘了哥。’我说:‘哪能呢,你赶着大马车不也是很好吗?’

他一脸严肃地说:‘兄弟,你是不知道呀,我这一年可不易呀,冬天冷了可以多穿点儿,就怕夏天下大雨,车轱辘在泥地里直打拖不转动。要是遇到上坡就更完了,马蹄子搭不住地,弄不好就马倒车翻,南沟的张老板子不就是那么死的。你不干这个,种地,地不产粮,一年下来也见不到几个钱,我干这个好赖还能见到几个活钱。咱们村人都说我眼眶子高,竟往上看,我不高不行呀,生产队真要不让我赶车,我断了财路不说,你说我干啥去?你可得好好念,这农村呀,没有盼头啊!’

这里的生活早已死亡,所有这里的人,只有寻找新的出路,才有生的希望。

几十年过去了,他的这段话,我仍然记忆犹新。当时我很感激他的坦诚,但是,在离汽车站还有七八里路远的地方,他就把我卸下来了。他说得赶紧到煤矿去排号儿,不然当天就回不去了,剩下的路让我自己走。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算离开了故乡,而且,回去的次数就越来越少了。

去年五一前,正是杏花开的时节,我和奈曼旗的作家和画家们站在家乡的山顶上。眼前是一片洁白色杏花的海洋,土城子乡的李书记曾对我说过要在全乡打造十万亩杏树的梦想,看来真的是离实现不远了。

那新修整的层层叠叠的梯田上,大扁杏的树苗正初露生机,那旧日贫瘠的土坎上,一树又一树的杏花正含香怒放。杏花开在沟沟里,杏花开在山坡上。杏花开在眼前脚下,杏花开在白云之间。我的家乡正在奋力达小康。而这满山满岭的大扁杏树就是达小康的最现实而又有远见的具体措施。

西南面不远就是我的村庄西面的沙山。传说沙山上有一棵神蒿,谁要是得到了它,一生的烧柴就不愁了。小的时候,每到秋天,树叶飘落的那些日子里,父母都要起早贪晚地到树林里搂树叶,稍有延误,落叶就会被别人搂走了。树叶越落越少,用耙搂子已经搂不起来了,就用能扫地的工具去扫,虽然扫起的多是树叶的碎末子,但也能代替一部分烧柴。有相当长的时间里我黑天白日地想着这棵神蒿,我想我要是得到它那该是多么好的一件事。多少年过去,我连做梦都没有看见那棵神蒿。可是,我知道,现在家家的烧柴多得烧不完,即使那棵神蒿真的显现人间,我们又会把它往哪里放呢?肯定一点说,我们就得让它长在山上,让它成为家乡的一道风景,装点着护卫着我家乡的山水。眼前的梯田,层层叠叠,又平平展展,远远望去,就是一幅又一幅画于天地之间的金色螺旋图。谁有这样的大手笔?我家乡的人民!现在,全乡已栽植大扁杏树5万亩,这里只是全乡大扁杏的一个聚焦点,5年后,这里的村民仅大扁杏一项,每人每年就可增收1万元。写到这,我就想起我的一个叔叔卖杏的故事。

叔叔家孩子多,经常缺粮食,就不要说钱了。叔叔早早地就盯住杏树,不仅防止别人偷摘杏吃,也不让自家的孩子们吃,他要卖出去,换回钱来。有一次,他去邻村卖杏,买杏的人捡了几个放在秤盘里,他一称,秤高了一点。他就拿下一个杏子再称,秤又低了一点。他就又拿了一个小一点的杏子放上,秤还是高了一点。他就拿起一个杏子掰开,再秤。这件事渐渐传播开来,都说我的这个叔叔太抠了。就是这个叔叔,在我到通辽上学走的头一天的夜里,还和婶婶带着好几个鸡蛋到我家里,说是给我路上吃。那时的几个鸡蛋是能换好几筐杏子的,于是我明白了叔叔的抠,真的是让穷给逼的。要是叔叔活到今天,他再也不会把一个杏子掰开卖给人家吧。

我望望远远近近的杏花,铺天盖地,牵岭连山。联想到家乡的过去和未来,心中亦生出许多感慨。

看完了杏花,车子就直接把我们送到我的出生地——奈曼杖子村。我虽然离开出生地奈曼杖子几十年,但是每年差不多也能回来一次,每次都会有不同的感受。奈曼杖子村的变化是太大了。村与村乡与乡之间都修了水泥路。医疗点也建立起来了。村上的危房在改造之中。深井打在山坡上,家家吃上了自来水。村上还建了文化广场,村民们吃完晚饭就聚到那里,音响一放秧歌就扭起来。然而,这一次和奈曼旗作家团来到奈曼杖子是特意采访一个人,她叫邱春梅。她精心照顾瘫痪的婆婆,村民有口皆碑,都赞扬这位好媳妇。

她的婆婆刚去世不到一个月。我特意到她婆婆住过的屋里看了看,屋里依然带有旧日的痕迹,但朴素而干净。村支书孙福生说,她婆婆瘫痪了16年,病重时卧床不起好几年,吃喝拉撒都在这屋子里,由于儿媳妇照料得好,这屋里一点异味都没有,不像家有病人,和健康的人住的一样。

邱春梅个子不高,算得上一位娇小的女子,岁月的风霜早早浸染了她本来很美丽的脸庞。他的丈夫经常在外做工,儿子在中学读书。我发现她腼腆的一笑总是藏着一种安心和酸楚。我想,她安心的就是对婆母尽了一腔真情,为这个家奉献了自己的青春。她酸楚的是生活中的艰难只有她自己明白得最彻底。尽管丈夫理解他,或是感激她,但是,好多的艰辛还是得由她自己来承受。她这瘦弱的肩膀挑起的不光是生活的压力,还有道义的沉重。是啊,我们中华民族的女人就是坚强,隐忍,有阔大的胸怀,有牺牲自己的精神。这才是我们民族的根本,也正由此,我们的民族才生长出伟大和希望。

侄子迟守全说:‘老叔,现在咱这农村变好了,咱们村的轿车都十几辆了,村风也好,你回来吧,盖几间房子,比在城里住强多了。’

他的话让我的心动了一下,不是回来不回来,是我从来就没有离开过啊!

这些年,我到过很多地方,还去过一些别的国家,但是,故乡始终在我的眼前,在我的心里。她由丑陋逐渐变得美丽起来。她的美丽就是祖国的美丽。我又看见了父亲劳动的背影,我又听见了母亲的叹息。不,我真切地听见了他们的笑声!是啊,我就从来没有离开过这里,你让我想念,让我惆怅,让我向往,让我激动,让我幸福,让我流泪。你就是我熟悉的故乡,你是祖国的缩影,更是祖国的见证。

太空唱响《东方红》

□董作锦

刚当上排长不久,一天早晨突然接到上级通知,要求排以上干部立即赶到基地8号工区礼堂听报告。究竟什么内容不得而知,也没有人去刨根问底。上级怎么通知就怎么去做,没有任何疑惑。

当日下午我们在团部统一组织下,乘卡车颠簸了三个多小时,于傍晚赶到了8号。可是并没有让我们下车停留。在有关人员的指挥下,卡车一直开到7号附近的山坡前。

登上山坡,才发现这里早已站满了整齐有序的军人,一齐朝着火箭发射架的方向眺望。这时我们方才明白,原来并不是让我们来听什么报告,而是让我们观看火箭现场发射的。

大家都好奇地小声议论着,今天不知道要发射什么。能有这样难得一遇的机会,大家内心充满了自豪与期待,个个兴奋得眉开眼笑。

我们西眺发射场,虽然相距有1000多公尺,但居高望远,发射现场尽收眼底。在夕阳的映照下,高高耸立的发射铁塔更显得威武峻拔。铁塔下影影绰绰有工作人员在紧张有序地忙碌着。

在等待中,我们相互间小声地谈笑着、交流着心中的猜测以及奇闻趣事。不知不觉中,太阳隐去了身影,夜幕降临了。转眼间,发射场一片灯火通明。

忽然,发射塔下嘭然腾起一片火海,光亮如昼,紧接着隐隐传来闷雷般的轰鸣。火光下,四周一切灯光都黯然失色,发射场被映照得如同白昼。

烈火托起火箭硕大的身躯缓缓升空,火光中火箭尾部仍在不停地向下喷吐着熊熊烈焰,徐徐上升、上升。不一会,只见二级火箭点火,一级火箭脱落,其上升的速度明显加快。紧接着三级火箭点火,火箭便在人们的视野里变成了一个模糊移动的黑点。我们都怀着既激动又紧张的心情紧紧盯住那个移动的黑点。

突然火光一闪,黑点在爆发的火光中消失得无影无踪,大家的心一下子被悬了起来。时间不长,就在安静的人群中爆发出了欢呼声:我们的卫星上天了!我们成功了!直到此时,我们心中的谜团才被解开。我也为能成为我国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现场目击者,而感到由衷的自豪。

在返回营房的归途中,每到一个路口都有武装士兵列队在路间执勤警卫。听说‘东方红一号’卫星以火车运输时,铁路沿线每两根电线杆间都由一位荷枪实弹的卫兵在守卫,当晚负责国防科工委的粟裕大将等中央军委首长还亲临了发射现场。

次日,即4月25日下午,红色电波就向全世界发布:‘1970年4月24日21时35分中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这一重大喜讯。

喜讯迅速传遍全国城乡,到处一派喜气洋洋。人们高举彩旗,燃放鞭炮,游行庆祝。各国通讯社驻华记者在第一时间,以最快速度向本国报道这一重大新闻,惊呼中国航天技术发展神速,令人惊异,是‘轰动世界的大事’,中国‘毫不含糊地进入了空间俱乐部’,成了世界上第五个‘用自制火箭发射卫星的国家’。许多友好国家、地区的领导人、团体和友好人士纷纷向我国发来贺电、贺信,祝贺中国人民在航天事业方面取得的新成就。

‘人造卫星游太空,全球响彻东方红’有的报纸还用这样的通栏大标题,向世界传递这一脍炙人口的消息。

新中国激动人心的一页在山摇地动中掀开——我国成为继苏联、美国、法国、日本之后,第五个发射卫星的国家,中国人昂首跨入了国际太空俱乐部。

在全国各地,人们激动地仰望着太空,仔细寻找着那一颗属于中国的卫星,仔细地辨听着卫星播送的《东方红》乐曲,每个国人都觉得特自豪!

《东方红》的乐曲在太空唱响,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的士气,也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科技工作者发扬爱国主义、自力更生、大力协同、科学求是、努力攀登的精神。

在以后较短的岁月里,《东方红》乐曲的每一个动听音符,在广袤的太空幻化成了无数壮观的画面:一颗又一颗卫星加入了太空的大合唱,一艘又一艘宇宙飞船从华夏大地腾空起航,实现了中华民族几千年飞天的梦想,现代化的‘天宫’邀请美丽的嫦娥乔迁新居。

2012年6月16日晚,当我这个曾在此基地战斗过并亲历目睹‘东方红’腾飞太空的老兵,欣喜地见到神舟九号飞船搭载三位航天员飞天,实现与天宫1号人工对接。兴奋之情难以言表,遂填《水调歌头·书天庭新篇》一词,以此表达喜悦的心怀:

长剑挟雷电,神九欲问天。更喜巾帼偕伴,三人同舟船。入主天宫豪壮,圆我飞天梦想,友邻近广寒。嫦娥不寂寞,吴刚难偷闲。

舞轻曼,酒捧前,迎客忙。千年夙愿,天地同庆喜空前。华夏巨龙腾跃,九霄明星璀璨,盛会恨无眠。颂人间风流,书天庭新篇。

让我与这花儿说说话

□杜书法

最近吃饭,突然发现8岁的儿子总是先吃菜,然后再吃白米饭,或者馒头。我感到很奇怪,我们吃饭一般都是吃着饭就着菜的,他的反常举动,让我很纳闷,于是就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认真地告诉我说:‘因为我觉得米饭香,馒头甜啊!’

我顿时愣住了,有时候米饭确实是香的,馒头也有个甜味,但是我却好久没有关注过这个味道了。

道德经里说‘五味令人口爽。’太多丰盛的美味,可以一饱人们的口福,可是过分的膏粮厚味,却又能伤害人们的脾胃,使人口不知味。一方面我们我们习惯了麻辣诱惑刺激味蕾,一方面,我们麻木了口味。

犹记得小的时候,还在农村生活,一帮小孩子吃过午饭趁大人午休的时候就一起跑出去玩,一玩就是一下午,没到晚饭时间就饿了,然后溜回到家里,拿起厨房的馒头直接就一阵乱啃起来,比正常吃饭时香甜多了。吃完馒头,几个小子跑到院里的水井旁,用压水井压水喝,一个接着一个,一瓢水,一瓢水灌下去,犹如武松喝了十八碗酒一样酣畅淋漓。那时的水绝对是甜的!

进而我又想起了一行禅师《正念的奇迹》里的一个小故事,禅师和他的徒弟吉姆一起在旅行。当他们坐在一棵树下分吃一个橘子的时候,吉姆掰了一瓣橘子放进嘴里,在他还没有开始吃之前,就又掰好了另一半准备送入口中。此时他几乎意识不到自己正在吃橘子。于是禅师就对吉姆说:‘你应该把含在嘴里的那瓣橘子吃了。’吉姆这才惊觉自己没有在正念的状态。专注于吃橘子的每一瓣,才叫做真正会吃橘子。

《中庸》中讲过一句话‘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古往今来的人每天都在吃饭,却很少有人能够真正品尝出滋味。

静下来想想,我们有多久没有体味到米饭的香,馒头的甜了。

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我们每天都在忙着赶路。忘记了看何时花满了枝头,绿满了枝丫。于是在一次骑行中,看到突然窜入眼帘的花红,伴着耳机里《飞云之下》的歌声,我不禁萌发出一阵冲动。

一个声音对着我喊:‘让我停下!让我停下!让我与这花儿说说话!’

风目吟听

春和景明 汤青 摄

城市醒来的味道

□徐善景

上街吃饭,一个月前想都不敢想。

20天前,可以上街买早餐了。我不止一次看到,那家胡辣汤店前排着长长的队伍。

半个月前,有人‘上街吃饭’了。确实是‘上街吃饭’——坐在饭店门口的街道边,一人一张桌,那情形,不像是吃饭,却像是高考。

然而,就在上周日,我发现,早餐店前的排队不见了,‘上街吃饭’的场景消失了。傍晚时,我看朋友圈时才知道,餐饮行业复工了,大街小巷那充满烟火气的早餐店、烩面馆、火锅城,又回到了生活中。

早在一个月前,爱人想吃油条,儿子想吃凉皮,我们看了抖音,查了百度,‘照葫芦画瓢’在家翻腾。但炸出来的油条不是太硬,就是不发虚,‘难吃死了。’爱人一口没吃完,就扔在了一边。凉皮的制作更是让人无语,明明依方‘炮制’,蒸出的凉皮,却是一摸就烂,没有半点儿韧劲,简直就是豆腐渣。

‘也不知道人家早餐店和凉皮店的人是咋做的,啥时候能上街买点吃也行。’爱人和儿子的可怜相,让我哭笑不得。吃油条,吃凉皮,这些平日里再平常不过的小事,疫情期间,竟成为一种奢望。

我迫不及待地把餐饮业复工的消息告诉给爱人和儿子,并告诉他们:‘明早上街吃油条喝胡辣汤,中午去吃凉皮。’我话刚落音,两人竟异口同声:‘吃火锅,今晚就去。’

吃火锅是侄女的最爱,而且,她也知道哪家好吃。于是,我便打电话咨询。哪承想,侄女已定好了餐位,正要打电话邀请我们全家去吃。

走在街上看到,那些已经营业的饭店门前,停放着许多不同样式的车辆。店内灯火通明,笑语声声,热气腾腾。饺子馆、馄饨店、老洛阳饭馆、五福羊肉馆里,有坐等吃的,也有打包拿走的,人烟辐辏,好生热闹。

‘小婶,想死你了。’看见我们,侄女热情而夸张地嚷嚷着,‘幸好我事先打电话定了餐位,否则就不知道等到猴年马月了。’是呀,憋了两个多月了,如侄女这般喜欢火锅的‘吃货’,早已按捺不住,好不容易等到餐饮业复工,不闻风而动才怪!我上二楼时,这家火锅城的一楼吧台处,有不少食客在等位。

‘宅家的日子里,我最怀念的就是火锅,闭上眼是翻滚的红辣油骨汤,睁开眼仿佛就闻见一股麻辣香味儿……’怪女没完没了,我忍不住泼凉水:‘疫情还没完全结束,还是小心点。’

‘这家店的防护措施到位着呢,您进来时没发现?’

其实,不用侄女说,我也发现了,进门时,量体温、喷施消毒液;每桌的间隔也做过调整,比以往宽许多;入座后,服务员还提醒,离开座位时要戴好口罩等。

红汤开始翻滚,牛肚、羊肉、鱼片、川粉、茼蒿、香菇……荤的、素的,一盘盘倒进锅中。大家一边吃,一边聊,大快朵颐中,不时有人情不自禁地笑出声来。那笑脸,像盛开的花儿,自然、随意,真实。从前就是这样的日子,人人过得心安理得。此时重温以前的日子,我感觉,吃的不只是火锅,而是热气腾腾的生活。

烟火归来了。这烟火气儿,是熟悉的味道,是美好生活的味道,是城市醒来的味道,是这个春天里最幸福最惬意最快乐的味道。

北国风光